

等她醒來

看看錶，我在該是下班的時間之前醒來。視線是一片昏暗，我安靜的躺著，遠遠的傳來一陣又一陣的車聲、窸窣窸窣的像是說話的聲音，偶爾可以分辨，有貓，或是狗，踩過落葉。

這裡是我之前帶過客戶看的房子附近，一處荒廢許久的空屋。四四方方的水泥空間，它甚至連磁磚都沒有上就被放棄了，為了某種我不知道的原因。每個人都可以進來，卻也不會有人來。

我安靜躺著，真希望永遠不要醒來。

上午十點，麥當勞二樓湧進了最後一波吃早餐的人潮。我看著那兩個女大學生揀了我旁邊的四人座坐下，餐盤裡是兩份老婆以前最愛點的豬肉鬆餅套餐。她們不急著吃，將餐盤輕輕往左方推開，從書包裡各自拿出厚厚一疊計算紙，開始討論即將來臨的期中考。

她們的餐盤離我很近，滲油的豬肉疊在圓形的鬆餅上，一旁的紙袋裝著薯餅，慢慢地也從內滲出點點油斑。我發現很難將目光從她們兩人桌上的食物移開。新婚以來，老婆每日早上收走我面前的饅頭夾蛋與現打精力湯的空盤時都會溫柔地笑：「有沒有吃飽啊？上班加油唷！」但今日沒有。桌上僅有的一小杯熱美式，彷彿在嘲笑我空空的胃囊。

十年前的約會，那時還只是女朋友的老婆最喜歡跟我相約吃早餐。那對一個總是熬夜打電動、隔天翹課睡覺的臭男生來說是極為痛苦的事。她總以為這樣能讓我改正晚睡晚起的惡習，但實際上，我總是整夜未睡，想辦法撐到吃完早餐以後再回家睡覺。

她那時喜歡點豬肉鬆餅套餐配冰紅茶，然後要我點歐姆蛋堡，她會用一半的豬肉跟我換一口漢堡麵包。我說我可以整片麵包與她交換，但她就只想吃一口。

大概是我盯得太久，其中一位女學生停止交談，抬頭狠狠地瞪我一眼，然後拉拉同伴的衣袖，用下巴指指我，兩人便起身換了位置。

我低頭看看自己，服裝正式，抬起右手悄悄的嗅，沒有異味。不知道為什麼那個女學生要如此兇狠。只不過是盯著久了些。

離我本來該進辦公室的時間已經過了一個半小時。這時候，周三，早上十一點，例行的早會。我會坐在台下，頭低著，看起來像很認真在聽，偶爾左手轉兩下原子筆，某些根本不重要的字眼飄進耳朵被捕捉住的時候就抄寫下來。有的時候他們會問我意見，可是像我這樣的人的意見根本不算意見。只需要抬起頭來微笑：「我認為這樣很好。」那就很好。

某些急著想當衝在最前面的人，常常覺得憤懣、想要有更多表現的機會，到頭來他們不是輸了就是被扼倒了。在這公司裡，只要乖乖當一頭柔順的羊，每天等著被理毛，那就會有好果子吃。本來我以為是這樣的。直到昨天。

年底到了，上頭開始清算那些業績不太令他們滿意的人，碰巧我是其一。我被叫進主管辦公室。這裡我常進來，但都不會待太久。唯一一次是面試那天。

主管姓曹，我的履歷單調乏味，他卻看得很高興：「哇！我也是X X大學畢業的，我財經系的，也算是你的學長。」

那天面談結束，就被錄取了，通知隔天可以上班。平常我們拿鑰匙開物件給客戶看，沒有客戶的時候，曹主管要什麼，一通電話，我就拿進去辦公室給他，再面朝他矮身退出來。

如今，我再度可以好好的坐在這間辦公室裡面。擺設不太有變化。桌上仍是一台 mac、一支電話、零亂的成疊文件，還有總是被擠在桌子邊邊，岌岌可危的全家福相片。

即使我就坐在他的對面，身體因為一點緊張還有無事可作之感扭來扭去，曹主管仍將文件拿得遠遠的審視了一番，才把老花眼鏡從鼻梁上放低。他的下巴微收，眼睛在鏡片的上方直勾勾的看著我。他讓我想到過去我父親看報紙的方式——如今父親已經因為阿茲海默症看不了任何報紙了。

「學弟，」他總是這麼叫我：「還記得我們學校的校訓嗎？」

「呃……？」

「是『親愛精誠』。」他說完摘下眼鏡站了起來，走離辦公桌來到窗邊，背對著我。

這畫面很熟悉，就像電影裡每個大老闆要裁員前裝出的語重心長。但那時的我並沒有任何連結。

「我呢，很高興能夠讓學弟來到這裡一起工作。」他說，仍然沒有轉身：「你是這邊，除了我之外學歷最高的員工。」

正當我思索著是否該客套地回覆幾句時，曹主管繼續說：「可是我卻沒有看到你拿出像我一樣標準的工作績效。」

完了。

「你看看那個小全，高職畢業而已就來我這邊做。前一季他成交的物件卻硬生生是你的兩倍。」

我想我那時的腦袋應該是完全空白吧，連「對不起」或是「請給我機會，我會再好好努力」都沒有說出來。

「最近房子也真是不好賣，人力又吃緊。其實你不想做的話，後面還有很多人想要進來……」

「不，曹主任，」我像醒過來一樣從沙發上站起來：「請再給我一次機會，我會成交的，一定成交的！」

曹主管轉過身來，窗外的光線在他的臉上形成一片暗影。

一如往常面朝著他矮身退出辦公室時，我比過去看到的更多，他的百葉窗不知道何時換成花布簾，旁邊的櫃子上還多了一個小魚缸，幾條紅色的小魚游來游去。

「以你的學歷實在不適合在這個地方屈就。你應該能夠找到更好的地方。」這是曹主管在那間辦公室跟我說的最後一句話。

彷彿我是這個世界上最後一個知情似的，其他同事在我走出辦公室時全部都用憐憫的眼神看著我沒有說話。

我交出下午本來要帶客戶去看的物件鑰匙，轉託給小全。小全安靜的收下，全程只有一句謝謝。

然後我頭也不回的拿起公事包就往公司外頭走。Paper 沒有轉移、工作沒有交接，甚至沒有收拾私人物品。我連我自己都無法收拾。

於是等我回過神來，我已經待在這裡，那間空屋。

地上滿佈水泥碎屑、菸蒂，還有幾包被束起來卻沒有被丟棄的粉紅色半透明垃圾袋。我可以數裡面有幾包喝乾的鋁箔包、幾團用過的衛生紙，紅紅黑黑的檳榔汁液灑在吃光的保麗龍餐盒裡。

這附近有一間 35 年的老公寓，外表陳舊，上樓的階梯陡峭。但是原屋主將房子內部整理得非常好，進口廚具、實木地板，幾件歐風家具懶得搬走就要送給買主。如果早一點碰上該物件的話，老婆肯定會很想住下來的吧。

只可惜即使早一點知道我們仍然買不起。

新婚的前三個月，我們仍住在租來的八坪套房中。有人問我們為什麼急著結婚？現在過 30 歲才結婚的人到處都是，為什麼不等金錢方面再穩定一些，再來談結婚？

大學畢業後我輾轉換了幾個工作。一開始先在偏鄉當代課老師，這邊代一學期，那邊代一學年，存了一點點錢以後回到北部，想跑新聞。沒想到找了很久，都沒有地方願意看在我畢業自排名前五的學校校名而給予機會。

科系不對。他們的眼神總是告訴我這些。

那時還不是老婆的女朋友，她待在一間私人企業領著不高的薪水，與我同居。當我用那些微薄的存款東貼房租、西貼手機月租和水電時，是她會在每天早上出門前，以不吵醒我為前提，往我的睡褲裡塞兩百塊，補貼我一天的伙食。

在我已經對新聞業不抱太大希望改找別的工作機會時，某間知名報社因為我好幾個月前投出的履歷聯絡我。

我興奮極了。掛掉電話馬上先走一小段路搭公車、轉搭捷運再走一段路，晚上七點準時抵達女朋友的公司樓下等她下班。九點的時候我們坐在一家路邊攤吃藥燉排骨配好多好多平常不敢點的黑白切小菜。她也為我高興，這次就順我的意讓我全盤買單。

進報社報到面試，上頭第一句就問：「會不會開快車？」

善良誠實、奉公守法的好市民第一反應當然是先搖搖頭。於是主管從抽屜裡

拿一台即使我不太懂，但看起來也蠻破舊的單眼相機給我，然後要旁邊的人等等就帶我去練車。

「務必學會在下班時間的市民大道或基隆路鑽空檔、開快車，快眼尋找免費停車位，還有，」主管滔滔不絕地交代：「在巷子中倒車 100 公尺也要很厲害。」

原來我的職位是狗仔隊。

剛開始說給女朋友聽時，我們還能一起哈哈大笑，覺得這工作聽起來很有趣。等到開始上班以後，才發現做一個公眾人物們人人喊打的過街老鼠是多麼的不容易。

我曾經撞碎公司車的右方後視鏡，更別提老是被補烤漆的那幾個位置。我曾經和我的夥伴半夜掛急診縫補傷口。我曾經開快車追逐藝人搶拍鏡頭，還要開快車逃離那個即將下車打我的人。

學生時代羨慕那些愛好攝影的人手一支上好鏡頭，等到當上狗仔以後，才知道大砲那麼難用，焦距、景深、光圈.....光是調整好，人都跑得差不多了。好幾次都被上面巴頭：「你拍的那到底是什麼鬼東西！」

待不了半年，我又興起想換工作的念頭。

女朋友仍是支持我：「反正我也不想你一直做那種去翻名模家信箱的缺德工作。」

於是又是一個漫長的日日拿兩百塊的半年。

就是在那些時日，我知道今生就是她會陪我度過。不是虧欠、不是歉疚感，就是想跟她共度一生。

於是我厚臉皮的跑回家要錢，除了提親、聘禮等等，其他就交給公證處理。

待在空屋的下午，我的腦海中盡是這些過去，老婆已如同求婚時她的誓言，願意陪我吃苦享樂共度一生，但是我卻不知道回家該怎麼告訴她，這一份工作又沒有了。

我待到原訂的下班時間才從空屋裡走出來。夕陽的餘暉已經很稀薄，我可以聽到附近的人家中，電視傳來的晚間新聞播報聲。

餓了。即使沒有工作仍會感到飢餓，這是恆常不變的事。

為隱瞞工作沒了的事，今早一樣穿著西裝、提著包包走出家門。但我馬上腳步一轉，想往昨天的空屋走，那裡的灰暗與沉悶正適合我。

昨晚一進家門就看到老婆刻意擺在玄關鞋櫃的排卵試紙，那是我們不言自明的暗號。

老婆很愛小孩，從大學的時候開始，她便會利用課餘時間到幼稚園、安親班等地方當愛心姊姊，陪他們玩、為他們朗讀故事書，偶爾那邊的老師還會請她開個簡單的美術課程，讓小朋友們拿著蠟筆在圖畫紙上塗鴉、捏捏紙黏土。她會很

有耐心地，一次又一次阻止他們將運筆動線延伸到桌上、臉上、白牆上，也很細心的在每個看不出來是什麼的黏土作品前大聲誇獎他們，並為他們髒兮兮的小手塗上肥皂沖洗。

上班以後，少了時間多了加班，更別提有很多時候需要協助沒用的我很多生活瑣事，她不再接觸小孩子。但即使匆忙走在路上，也可以看到她的目光常常停駐在與她擦身而過的小朋友身上。

我們曾經討論過這個問題，而且是一而再再而三。我搬出那些在身後沒有馬上被看見的種種現實：那些大學死黨們婚後有了小孩，就忙著照顧、忙著賺錢，哪一個還有空常常跟我們連絡？妳的前美女同事 Mimi 不是很早就奉子成婚？結果現在再看到她不是已經變成黃臉婆了？還有那個誰誰誰.....

更別提我們仍要扛在肩膀上的房貸、每個月一成不變的微薄薪資條。

「也許現在還不太適合。」話題的最後我總會這麼告訴老婆。在那之前，她會拼命以「現在的社會情況沒有你想的那麼糟糕。」或「我爸媽也是這樣胼手胝足的拉拔我們兄妹三人長大呀。」

直到最近一次，她已不再只是用各種數據與案例說服我。

那天晚飯後，我們收拾好碗盤出外散步，順便走到幾個巷口以外的藥妝店添補用品。當我拉著她的手走到「家庭計劃」那一櫃時，她不再像以前那樣跟我討論哪款保險套在特價、哪個品牌即使再怎麼降價也不要買，因為很厚又乾。她戴著紙口罩，默不作聲的看著我隨手拎了兩盒丟到鐵籃裡，連同沐浴乳洗牙膏刮鬍刀等等拿到櫃台結帳。

我們走出藥妝店，往來時路走。老婆掙脫了牽著的手，本以為她只是需要抓個癢什麼的，但她頭也不回地往前疾行三四步，然後回過頭拉下口罩對我大哭：「我真的好想要小孩喔，真的好想要喔。」

她哭得很淒慘，像拼命做家事討好媽媽最後卻得不到任何獎賞的小女孩。周圍的婆婆都盯著我們看。

老實說我跟綠色提袋裡的兩大盒 12 包裝的保險套們都手足無措，我們不知道是該立刻從地球表面上蒸發掉，還是應該現場就把自己丟到垃圾桶裡。

我用我最快的反應回神，上前抱住她，像哄小孩一樣喃喃：「好，小孩。我們要小孩。就要小孩。」

後來，沐浴乳和牙膏又替換了兩三次口味，但是那兩盒保險套卻從來沒有被拆開過。

說來也奇怪，老婆自己上網查了很多資料，也諮詢過醫生，學會每天早上量測體溫，家中囤了一些排卵試紙和驗孕棒，我們固定在她將驗孕試紙放在鞋櫃上的夜裡做愛，也試過各種偏方，比如倒立、墊枕頭、抓中藥吃。但是老婆總在生理期準時報到的時候失望。

「今天一定可以。」每次做愛之前，老婆總會這麼說。

昨夜，當我在鞋櫃上看到試紙時只覺得疲憊。老婆像日本傳統主婦一樣走到玄關來接我，幫我把皮鞋裡塞入芳香包，放入鞋櫃，她一邊拉著我的手到餐桌前坐下，一邊哼著歌，大概是排卵日的關係。

我滿懷心事看著她坐在我的對面，自己燒的飯吃得好香。見她雀躍而期待的樣子，我實在不忍心說今天發生了什麼事。

「Baby 你要先洗澡嗎？」飯後她問。婚後她很少如此稱呼我，唯有在固定的日子。一種顯而易見的暗示。我不願去想她有多期待，也許她只是注意到今晚我沒有帶任何工作回家，胡亂切著電視頻道的樣子，替我找事情做罷了。

我慢吞吞踱步，拉開落地窗走到陽台，從角落堆的幾塊磚頭後方掏出一包皺皺的菸。我已經很久沒有菸癮，菸成為斷斷續續的無聊消遣。經濟不穩定的那段日子，為了尊嚴，即使沒有菸抽而痛苦也不能花女朋友的錢買菸。後來結婚，老婆不准我在室內抽菸。再更後來，為了受孕機率，連菸也不准抽了。「要抽，你就給我偷偷摸摸的抽。」老婆說。同事，不，前同事們都覺得很訝異，跑房業務這麼地吃力不討好，有些女生都受不了壓力開始抽菸了，我竟然能忍耐，甚至在他們排排站在物件騎樓下抽菸時，站在他們身邊也不覺得怎麼樣。

可是在當下，我突然好想抽菸。

老婆在洗碗，她洗完碗以後還要整理廚房，我大概有半小時的時間。菸盒裡還有 18 支菸，但光是看樣子就知道潮了。

我沒有和老婆說就拿著皮夾出門。

老婆沒有過問我回家時身上散發的菸味，她只是再度問我：「要洗澡嗎？」

在往空屋的路上我接到小全的來電，他說他已把我的物品收拾好，想約在那空屋附近把東西交給我，因為那麼剛好，他今天要帶客戶看看我留下來的物件。

「老大，其實對你很不好意思。」小全的抱歉語氣裡完全藏不住興奮：「不過今天真的很有機會成交耶。」

我失去對空屋打發時間的興致。故意和他相約城市兩端的麥當勞，他必須用最快速度帶完客戶回公司回報再出來找我，否則就必須占用到他的休息時間。而我則有一天的充裕時間可以慢慢晃過去，然後我將坐在那裡，直到等到他。

只是沒想到回到過去約會的麥當勞，路程會這麼地暢通。就像我現在早已坐在二樓，遭受大學生白眼以後，思緒毫無阻礙地回到昨天夜裡發生的事。

洗澡後我躺在床上，思考該怎麼告訴老婆撤職的事。

這件事情一旦被搬上檯面，金錢肯定是最大的問題。除了兩人都省吃儉用以外，以養身體為由辭掉工作三個月老婆勢必要再重找工作。生養小孩的計劃更不可能了。這是最重要也最難開口的。但是我該怎麼說呢？老婆曾說過，她體內的中控室在過了 30 歲以後，總無時無刻閃著紅燈：「該生小孩了，快來不及了，

快來不及了。」我該怎麼說服她違背身心意願？

臥房裡的浴室門一打開，我的眼前便一暗。老婆穿上那永遠的一百零一件情趣內衣，一從浴室走出來就將臥房的燈切掉。過去的她總說因為會害羞，但現在比較像是為了遮掩那件貓裝上越來越大的破洞。

「今天一定可以。」她像一條蛇溜上床，趴在我的身上對準我的耳朵說。

這句話像個魔咒，即使她用手幫我，我卻沒什麼搞頭。

我的手輕輕摩娑她的背，老婆很喜歡。有時我會忘記當下的任務，天馬行空的去思考輕觸那件網格狀衣服的手感，假如一整晚只需要這樣摸下去就好.....

「奇怪，你很累嗎？」老婆問。

我沒有說話。反過身來將她壓在身下，右手抓起我準備很久的保險套戴上。

進入的時候老婆一定曉得。即使在黑暗之中我也能猜到她臉上又驚又怒，彷彿受到羞辱的表情。她抗拒的推擠我，手腳亂舞，我摀住她不停咒罵的嘴，突然覺得這般情境令人興奮。我已經好久沒有在與老婆做愛的時刻裡有興奮之感了。

我不抱任何恐懼的射入，滿足的退出。老婆用力掙脫我，逃向浴室。我可以聽見浴室門鎖喀啦一聲，彷彿巨響。蓮蓬頭被打開，她痛哭的聲音流洩下來。

超值午餐的時間一過，二樓原本滿佈的炸物味較沒那麼刺鼻與噁心了。要說起來，我最喜歡吃的麥當勞食物應該是漢堡類的。尤其是吉事漢堡，便宜，卻又能讓人覺得好吃。

此時的老婆正在做什麼呢？我們從昨晚就沒有再說話。今早起床的時候她坐在餐桌邊的老位置上，邊吃饅頭與豆漿，一邊看她的手機。而我平常的位置前面則什麼也沒有。

明明是平常習以為常的夏日早晨光景（雖然少了我的早餐），卻覺得餐桌的對面像冷冽的凜冬。我越發難以啟齒不再能夠上班的事。

那桌的大學生已經離開。我的桌上仍是那杯不再溫熱的美式。我在等待，再餓一點，再餓一點，惟獨讓自己感到全然的飢餓，否則現在點一份餐來吃，稍晚又感覺飢餓的話，那麼剛剛吃過的一餐就變成浪費。

失去工作以後，省錢馬上是我想到要做的第一件事。

陽光斜斜從大面窗戶打進室內的下午，即使有空調，仍然悶熱了起來。

工讀生匆匆忙忙地趕來拉上窗簾。室內一暗，這才發現即使過了用餐時段，二樓仍坐滿了人。大部分皆是桌上只點了一杯咖啡或是可樂的學生們群聚，或埋首書堆，或竊竊私語。當然也有桌上擺著書，卻一直低頭玩手機的人。這些畫面從我還是學生的時候就沒有太大的改變。也許現在很靠近大學生們的期中考時間嗎？離開大學久了，漸漸對時間的變遷感到些微的麻木。樓梯間的入口仍還有人陸陸續續的在進來。有的看見裡頭的「盛況」，頭一轉書包一甩便走了；有的端著盤子往整個二樓走一圈，最後總是會停在我的桌前許久，徘徊不去。我雙手握著我的咖啡，閉目養神。甚至會定時幾分鐘就將嘴湊近杯口假抵一口。久了他們

也就放棄。

我頻頻瞄著門口，找最好的時機往廁所還有旁邊的書報櫃報到。小全還沒有來，試著打電話給他都進入語音信箱。手機快要沒電了。

我抓好時機離開位置，想不到才在我準備踏進廁所的時候，又有人端著盤子上樓。我猶疑不定，無法決定要不要去我應該現在、立刻、馬上進去解放的地方，但那群人已經一眼便相中我的空位，正有說有笑的朝它走去。

顧不得快爆炸的膀胱，我回頭，順手朝書報架拿了一本雜誌。急匆匆地，早他們一步跨進坐位。我假裝沒看見他們錯愕，可能也帶點惱怒的表情。為求精確，還特地又拿起咖啡空杯「呷」了一口。

「欸，有人了啦。」我聽著他們低聲抱怨，覺得有股勝利的快感。

隨機拿的雜誌是免費贈閱的名不見經傳財經小書，封面粗糙，紙質廉價，裡面的內容不僅不懂，也沒有產生任何想明白它的欲望。但是等待的時間漫漫，店裡又不時有人覬覦座位，只好低頭看書，假裝自己怎麼樣也喝不完那小小 size 的咖啡。

一開始我會只看圖片，上頭的不是一些商務人士的坐在辦公桌或是 PPT 投影幕前侃侃而談的照片，就是一連串的數據圖表。蜻蜓點水。

然後是文字。

就在我意識到我正盯著第四頁的第三行字發呆時，旁邊的坐位不知何時已離開，一男一女坐了下來。

女人看起來大概三十歲上下，跟老婆一樣。卻不像老婆的打扮總是簡單清秀，她的眼妝化得特別的濃，唇上也搽了大紅色。為什麼女人會喜歡塗了鮮血一樣的顏色在嘴上呢？老婆曾經著迷韓劇而跟著買了一兩條大紅色唇膏，她塗了問我好不好看，我怕死了。

男人年紀看來也差不多，但是氣色不佳。本以為他倆是情侶，但他們卻生疏的一左一右面對面坐下。

他們聊了一陣子後我便了解到，女人是保險推銷員。這是一場馬上就可以看出來的勝負。

手裡抓著雜誌，聽著他們說話，這場非洲草原獵捕秀引起了我的高度興趣。我從以前就很愛觀賞動物頻道。

非洲母獅，不，那位女保險員用很嗲的口氣問那與我坐同排的男人一個月薪水安排。

羚羊男的聲音聽起來和他的樣子一樣憔悴：「我日夜輪班，作業員一次 10 個小時，每月的薪水三萬二。一萬塊繳房租，一萬塊給菲傭仲介，九千塊是日常還有水電、手機費那些開銷，剩下的三千塊存起來。」

這樣的男人應該沒辦法結婚吧，我幸災樂禍的想。然後一邊覺得這樣的自己同樣悲哀。即使這樣的愧疚在此時此刻非常渺小。

「這樣啊，」母獅子說，用樂觀開朗的聲音：「那三千塊很適合保我們這個方案喔！你還沒有任何的保險吧？」

「有保郵局的。」羚羊男回道。

「唉唷——」女保險員發出一聲撒嬌似的抱怨：「郵局的沒有我們這個好啦，我告訴你，你去退掉，再加一千五，加入我們這個方案只要半年，持續的累積，你就可以得到一筆漂亮的回饋金喔！」

「還要一千五喔……」

「一千五很簡單啦！只要稍微省一點，像是每天少喝一瓶飲料，就可以啦。而且你加入這個方案，等時間到了退保，你拿到的錢就會是這樣……」母獅在紙上寫了數字。

每天少喝一杯飲料，那也要天天都喝 50 元的飲料才湊得起來吧。但羚羊男大概被母獅所寫的數字給激起了對未來的無限嚮往，馬上答應著要簽下去。

我只覺得毛骨悚然，卻噗哧一笑。母獅朝我瞟來一眼。

那一眼既是打量又像是警告，警告我別礙事，哪裡來就滾回哪裡去。

可是這時間我又哪裡可以去呢？

總算靠著完全沒記入腦袋裡的無聊雜誌打發到平常的下班時間，小全沒有出現也沒有打來。在這裡乾等也不是辦法。

我將陪我一整天的咖啡空杯回收，走出麥當勞，循來時的路線搭公車，經過大學時代常走的路、經過以前約會的幾家餐廳和景點、經過回家的站牌，再過一站，我下車，走 30 分鐘的路往公司。

當房仲最需要的是要有交通工具，可是我沒有。這點被公司念了好幾次。我唯一能夠做到的，只是提早出發，提早抵達，花一點時間讓微風把汗都吹乾。

我站在馬路對面看，公司的燈還亮著，騎樓下有兩個同事在抽菸。沒有想過去打招呼的意思。我繼續走著，走到空屋所在的眷村那一帶。

小學同學有幾個在當時住在這裡，現在也早已搬走。這裡已有幾棟大樓，大概再過不了多久，眷村的低矮房子都將會被移平吧。

國宅落成不久，藉著工作之便，我曾經帶著老婆到物件裡頭參觀。公寓式三房一廳一廚兩衛的格局、近 30 坪、坐北朝南、採光明亮，樓下還有管理室與不大的活動中心充作簡易健身房。平時客戶可能只待個半小時到一小時，老婆卻在同一個物件裡待了兩三倍的時間。她從中午開始讚嘆穿透窗戶與落地窗打進室內的光線，接著是下午，然後是傍晚，光線的每一分變化都讓她看得入迷。又反覆看著那三間房間，在裡頭跳舞般的走來走去。

「這間可以是我們的房間，隔壁就是育嬰房。老公，你不覺得小朋友也應該要有自己的空間嗎？從小到大都跟我們一間也太可憐了。然後這間是爸媽過來的時候……」老婆興致勃勃地規劃著，彷彿我們已經要搬進來了。

事實上，那時我們才剛擺脫租來的小套房，靠著我們爸媽的贊助繳了一間老

公寓的頭期款。公寓不大，約莫 18 坪，臥房客廳廚房，還有一間格局詭異，小到不行的房間，不適合起居，只能充作我的工作間。所以 Baby，將來的小朋友還是從小到大都必須跟我們一起睡。

我看著老婆對新屋著迷的樣子，光只是想像，就讓她看起來有點暈眩。

後來那 30 坪大公寓售出的時候——小全賣的——我回家告訴老婆，她的失落之大，好幾天都能感受得到。而我依然每個月固定咬緊牙關繳著貸款。

這次的拜訪我不再進去空屋，來到當初那棟公寓的樓下，抬頭上望。不太記得是哪一戶，只記得樓層。那樓的住家們似乎都有人回家了，燈光都是亮著的。有的拉上窗簾有的沒有。沒有拉上的住戶剛好可以讓我看到他們裝潢的天花板材質與燈具。

那些燈具我與老婆假日閒逛 IKEA 與特力屋時也都有看過。老婆總是對光線特別著迷，每一盞商家陳列的燈她也會細細的看。

「我最不喜歡那種長長的，無聊的日光燈。」她說。

不用多作解釋，現在我們家裡也是那種日光燈。

做過房仲最大的好處就是我的耐心變好了。我可以持續地站在某個地方等待，等待塞車遲到的客戶、等待長時間的開會、等待售方冗長又繁複的條件、等待永不出現的小全。

而現在我站在老婆的「夢幻住宅」前觀看他人的窗簾與燈具，等待的是再晚一些些的時間。這麼早，我不知道該怎麼面對冷戰時的老婆。

過去，我討厭被忽視與沉默，不爽的時候就該大聲說出來。可是老婆卻是最喜歡用沉默逼迫我的人。以前這樣，不出半小時我肯定對她示弱示好。但是現在，若要解釋我昨晚的行為，肯定得全盤托出失業的事。

失業。是的，失業。這兩天我總是刻意不去想像這個字眼。

這兩個字牽扯出的不僅僅只是無法生養小孩而已。眼看著下周即將開始的中秋假期，帶著老婆回兩方的老家過節，交通費、禮品費、請家人吃飯的費用……，月底又要繳房貸，雖然這可以靠存款扣款，但是接下來呢？

我到底能瞞她多久？又能夠瞞著彼此的爸媽多久？親家母那邊到底能夠容忍自己寶貝女兒的女婿不成才到什麼程度？又我那急著抱孫的父母又有多少時間承受等待？

回到家的時候，室內一片昏暗，與往常不同。過去她總是會為我留一盞燈。

我走到臥房看她，賭氣般的，她睡在最靠牆的床的邊邊，背對著門口。她可能知道我回來了，也可能不知道。她都帶著耳塞睡覺，睡著以後又很難被驚醒。

這樣也好。我還是沒有辦法面對她醒來的那片沉默。

我先洗了澡，走到書房。桌上有幾疊卷宗，都是過時的物件資料。那時我還是公司菜鳥，對賣房抱持著熱忱。我將這些卷宗推到桌角，打開跑得極慢的電腦，打算上人力公司丟幾份履歷。

等待電腦開機的過程裡，我陷在椅子裡發呆，腦袋裡無限迴圈的跑著該如何對家人們開口，與近期生錢的方法。

在那極大的電腦風扇裡，我似乎聽到房外有些聲音。是老婆嗎？她醒了嗎？我該出去跟她打招呼嗎？她會跟我說話嗎？

猶豫許久，那聲音細細碎碎夾雜在風扇運轉聲裡。

我拿起桌上多天未洗的茶杯，拉開書房的門。我可以故作輕鬆的跟老婆聊天，說說今天加班晚回家對不起，也可以問她這麼晚了還爬起來是不是睡不著。假如她都不回應我，我也可以假裝不過是出去倒杯水。

門一拉開，書房裡的燈光——最普通的無聊日光燈——微微流洩至黑暗的客廳裡，可以感覺到外頭的騷動都停止了。

臥房的門仍是關上的。

不是老婆嗎？難道是我敏感嗎？

我關上書房門，摸黑走到廚房洗杯子倒水，然後返回客廳。就在我的眼睛完全適應黑暗以後，我可以看到沙發的背後躲藏著一個半蹲的人。

我大叫一聲。那人也發現我看見他，便不再躲藏。他站了起來。我模糊的目測他可能比我高，但肯定比我壯。

「你想幹嘛！」事後想想我問這什麼白癡問題。

他沒有回答，只是發出沉重的呼吸聲，夾雜著某種奇怪的咕嚕聲。

我緊靠著牆壁移動，摸到電燈開關打開。燈光一亮，我們兩人都分別被刺痛雙眼。我以手遮在眼睛上方，勉強逼迫自己睜開眼睛，才見到那是公寓大樓對面開雜貨店阿公的孫子。平時可以看到那孫子總是坐在店門口喝得醉醺醺，稍不如意就對毆打他的阿公阿嬤。老婆每次看到他這般模樣，往往義憤填膺的想要去阻止，卻都被我攔下來。

「別人的家務事妳別管。」我說。

強制被我拉開帶走的老婆會在路上碎念：「你覺得這真的只是別人的家務事嗎？」、「縱容暴力只會讓暴力更加茁壯而已」、「你覺得這個人只敢打他阿公嗎？」

這個人現正站在我家客廳、我的面前，努力抗拒燈光，眼裡都流出淚水……等等，這只不過是個老婆口中「平凡無聊」的日光燈，有這麼嚴重嗎？我不都已經好好的站在牆邊好好打量他了？

再仔細一看，這男人的眼睛通紅、鼻水眼淚都流不停，嘴邊還不停冒出唾液得一直吞嚥。這狀況，好像跟我以前代課在輔導室見過的毒癮犯了的高中屁孩一個樣嘛。

「給——給我——給我錢！」他語意不清地喊，手裡還晃著一柄小短刀。那是老婆放在客廳桌上的水果刀嗎？

我看看他，再看看緊閉的臥房。然後我瞄到客廳旁邊的落地窗並沒有關好。剛忘記檢查了。

「出去！」我吼他。見他輕輕的，不知是因為害怕，還是毒癮而抖了一下。

「我告訴你，」我又警告他，雖然我的聲音有點抖，希望他沒有聽出來：「我

家有設保全，他們現在在路上。你給我出去！」

他看著我，流著眼淚鼻涕口水的臉有點遲疑。他拿起那柄水果刀，想朝我走來。我可以感覺我的頭因為恐懼還有腎上腺素快要爆炸了一樣。我瞄準他的頭丟出手上的茶杯。匡噹一聲，沒有打中他，卻在他身後摔個粉碎。他轉頭看了看地上那只杯子。我找了機會往廚房拿老婆平常在打掃的掃把與吸塵器，伸長了就往他的頭、他的背、他的手腳用力拍打。

「給我滾、給我滾、我已經報警了、給我滾！」我一邊揍一邊大吼。

他原本還一手抱住自己的頭，一手拿著水果刀亂揮，我盡量保持最遠的距離，死命用掃把拍他，直到拍掉他的刀。我改用棍子的那方用力揮打，他雙手抱頭，一邊向後倒退一邊哭吼別打了之類的話。

就這樣一直把他逼到落地窗前，他跑進陽台攀著牆壁走到隔壁鄰居的陽台，再往旁邊一翻，狼狽地爬至公寓大樓室外的太平梯，咚咚咚咚，連滾帶爬的爬下去。

男人一走，我將掃把與吸塵器丟到一旁，先將落地窗用力關上並上鎖，再把窗簾拉上。室內一片狼藉，茶杯的碎片與開水灑得到處都是。我就地坐了下來——與其說坐，不如說是因為腿軟幾乎是跪下來——想著剛剛的場面，覺得恐懼仍在我的身體裡，覺得好冷。

其實我家根本沒有保全，那樣說了讓他相信算我好運。我瞄到那支掃把，才發現原來它幾乎快要被我打斷了。

臥房的門仍是緊閉的，熟睡的老婆似乎仍沒有被吵醒，好像剛剛發生的事情都只是我的想像。也還好那個人並沒有傷害到她。

我想著剛剛那個男人，他的臉、他的心智、他的身體被毒品殘害的模樣；他的阿公佝僂著背管理已經沒什麼人在光顧的雜貨店的模樣；麥當勞裡搽著紅色唇膏的母獅，與她眼中的羚羊男獵物的模樣；我那些業績壓力過大，狂抽菸的同事們的模樣……。

說來丟臉，想著這些事情，讓我一個大男人在自家客廳裡痛哭流涕。這是我失業以來第一次哭泣。收拾好情緒以後，從落地窗簾的縫隙中可以看到天已經微微的亮了。

我沒有立刻清掃地上的杯子碎片，只是走到臥房前輕輕拉開房門，然後如蛇一般爬上床，緊緊抱住睡著卻仍下意識倔強背對著我的老婆。等她醒來，我會告訴她昨晚發生什麼事；等她醒來，我會誠實告訴她我失業了；等她醒來，我會向她道歉；只要等她醒來。